

西方文学名著选粹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



西方文学名著选粹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主 编	张 月 超
原 译	草 婴
编 选	江 宁 康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选粹本）

出版：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第七二一四工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05,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60册

ISBN 7—5346—0193—2

I·55 定价：1.40元

责任编辑：王建一

总 序

西方文学，自希腊、罗马以来，名著颇丰，可谓汗牛充栋。用心地研读它们，不仅可以学到丰富的知识，而且也能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我本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多年，从中得益匪浅，很希望当今的年轻人也能系统地多读名著，以增加知识，提高鉴赏水平。

想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学名著，首要的是去读，读原著，读优秀的译本。只有真正去读了，才能进而去领会、去思索、去把握，才能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以真正从中吸取到养分。我常常向我的研究生及其他外国文学爱好者引述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的名言：“要去读莎士比亚的原作，而不是去读关于那些剧作的评论。”这个告诫确很中肯，对青少年和一般的过于忙碌、无暇读原著者，是一个诚挚的训导。

为了帮助青少年和广大读者在当代快速生活节奏中尽可能地多读西方文学的优秀著作，我和我的研究生还有其他几位从事文学研究的同志，编了这套《外国文学名著选粹》系列丛书。这套书完整地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学从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品。选目根据《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辑》（这在西方是通用的文学教材，较具权威性）、《大英百科

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等书，经反复磋商而定。“选粹”之意，其一，在于对西方文学名著的众多书目进行精选；其二，在于对三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名作，作适当删节，尽力留存其精华，以飨读者。这套选粹丛书不同于以往各种西方文学名著的简写、缩写本之处在于：尽力保持原著风貌，不对原著作任何文字上的改写（删节后编者所加必要的衔接文字，加括号、换字体排出）。所选译本均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新且公认最佳之作。每本删节后约十万字左右。这套书对广大青少年、外国文学爱好者和外国文学工作者均很实用。参加这套书编选工作的，都是在外国文学方面训练有素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他们和我都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尽管有些人会因为它“善”小而不为。因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以往外国、中国都不大有人做过，因此丛书之中，疏陋之处，恐难避免，还望读者指正。

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

张月超

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

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于1828年出生于一个世袭的贵族家庭，曾在喀山大学读文科，但因不满学校教育而中途辍学，后又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他的创作生涯也由此开始。托尔斯泰的军旅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5—1856）为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声名。从此，他的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在俄国和欧洲都赢得了巨大的赞誉。人们把他看作是影响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性人物，他的小说、剧作、论著也成了世界文学宝藏的一部分。托尔斯泰的作品早在本世纪初就已被介绍过来，他本人也对中国古典哲学极为珍视。他的创作以长篇小说影响最大，《战争与和平》、《复活》、《伊凡·伊里奇之死》等一直流传广远。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则以其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使当时的人们争相阅读，使后世的人们爱不释手。书中女人公的形象一再被各国艺术家搬上了舞台和银幕。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开卷的第一句话，也是托尔斯泰对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社会上的重重矛盾而发出的叹息。他有改良社会的愿望，却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痛苦与追求，是他作品的

基调，《安娜·卡列尼娜》则更体现了一种社会叛逆和改良精神的探求。作者着力描写安娜为了摆脱虚伪的婚姻和追求真正的爱情，为了蔑视社会的非难和向背弃复仇，所进行的一场惊世骇俗的生与死的抗争。

这部小说虽然长达七十万字，但主要是围绕两条情节线索而展开的：第一条是安娜与卡列宁及伏伦斯基的悲欢离合，第二条是列文与吉娣的爱情纠葛。

安娜出生于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一个贵族家庭。她年轻，美丽，热爱生活，渴望真正的爱情。但是，这样一位充满魅力的少女却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卡列宁。卡列宁是彼得堡的一个重要官员，他虽然生活并不放荡，却成天忙于公务，追求功名，酷似一架“官僚机器”。安娜对生活的热望得不到卡列宁的理解，在死板的家庭生活中除了感到痛苦的感情压抑外，唯一的慰藉就是儿子谢辽沙。这种畸型的婚姻使安娜萌生了厌倦和抗争的念头。

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因为与家庭教师关系暧昧而与妻子陶丽发生了矛盾。为了调解这一不和，安娜从彼得堡乘火车来莫斯科，试图安慰嫂嫂规劝哥哥，促成这对夫妇重归于好。就在火车站上，安娜与伏伦斯基邂逅相遇。这一“彼得堡的花花公子”一下就被安娜的美丽、文雅和高贵的气质所吸引，他抛弃了钟情于己的陶丽的妹妹吉娣，不顾一切地追求起安娜来。

伏伦斯基有着上流社会男子以玩弄妇女为荣的恶念。当他发现卡列宁是一个其貌不扬、装腔作势的官吏后，尤其当他了解了这对夫妻的隔膜之后，更是与安娜交往频繁，关系日深。安娜在伏伦斯基的全力进攻面前，也感到了一种新的

生活在召唤。她误把伏伦斯基的追求当作真正的爱情之火，把与伏伦斯基的结合当作一次情感的新生，于是，她义无反顾地对虚伪的丈夫、对虚伪的上流社会展开了抗争。

在一次赛马之后，安娜毅然地向卡列宁公开了自己对爱情的重新选择，后来又和伏伦斯基生了一个女孩。卡列宁对妻子的不贞自然不能容忍，但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为了“严格遵守外表的体面”，也为了惩罚安娜和伏伦斯基，不让他们称心如意，几次拒绝了安娜提出的离婚要求。在丈夫的竭力阻挠下，甚至在丈夫以儿子谢辽沙作为要挟下，安娜毫不动摇，决心冲破罗网。终于，她抛开与卡列宁之间九年的假面具生活，与伏伦斯基共同出走。

安娜这种生气勃勃的抗争是对上流社会传统道德的公然蔑视，这招致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攻击和中伤。当时曾以儿子能够风流于世为荣的贵妇人，伏伦斯基的母亲，也极力反对他们自由结合。她希望儿子不要搞得声名狼藉，而应尽早摆脱，找一位贵族小姐成婚以谋取功名。一度陷入爱欲迷狂的伏伦斯基的本性是虚伪的，与卡列宁同出一辙。他不能象安娜一样与上流社会决裂，他要博取名利，他要过花花绿绿的上流生活。这样，伏伦斯基由短暂的私奔狂热中清醒过来，他感到了苦闷，感到了与安娜的结合是轻率的，因为这阻碍了他向上爬的征途。两人的矛盾逐渐明显，日益恶化了。终于，伏伦斯基与安娜吵翻了，他常常不告而外鬼混。这一切深深刺伤了安娜的一颗赤诚的心，她觉得爱情破灭了，她受了最大的侮辱与损害，她以全身心奉献换来的却是一场恶梦，她绝望了。安娜决心以死来抗争社会的中伤，以死来惩罚浮华浪子的背弃，于是她扑向了行驶着的火车，一瞬间，

她摆脱了人间的一切痛苦，她的生命之焰永远熄灭了。

托尔斯泰以深刻的洞察力描写了安娜的追求与幻灭的悲剧，他向人们揭示了，在一个“一切颠倒过来”的社会中，个人的为个性解放所作的奋斗终究要失败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改良社会的理想，托尔斯泰还平行地安排了列文和吉娣的恋爱线索，在列文身上表达了一种寻求社会出路的平等思想。

列文是吉娣哥哥的同学。他在乡间有自己的庄园，他常常在庄园里和农民一起劳动，推行自己的社会改良理想，农民称他是“一位朴实的地主老爷”。但是，他试图协调地主和农民利益的新方法，新措施并不能有效实行，也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为了寻找解脱，他到莫斯科去向一直爱着自己的吉娣求婚。但是，年幼的吉娣因在伏伦斯基的浮华外表下受到迷惑，起初拒绝了列文的求婚。不料，少女的纯情很快遭到了亵渎，伏伦斯基为了追求安娜，毫不留恋地抛弃了吉娣。吉娣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身体也有了病，于是与家人到国外去疗养了。待她回国以后，她的身心都已成熟起来。当列文执着地再一次向她求婚时，她慨然允诺，两人终于结成佳偶。他们的新生儿出生，使这对夫妇的幸福达到了高峰。吉娣与列文好事多磨的婚姻与安娜的终成泡影的爱情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照。列文的诚恳善良得到了命运的回报，而伏伦斯基的轻浮和卡列宁的虚伪都遭到了心灵上的沉重打击。列文最后一心皈依宗教更使全书增加了一层因果报应的色彩。

托尔斯泰一生著述甚丰。他认为艺术就是要向人们传达感情，不过这种感情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带有宗教意识的主

观感情。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一大特点。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三教九流，但主人公一般都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善于描写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从中反映出人物的各种性格特征来。他常常以准确的细节描写和感人的场面渲染来加强作品的艺术效果，让人领会到其中的深刻含义。安娜临终的场面就是极好的例子。他善于以精辟的议论来点明主题，使人深受教益。至于托尔斯泰作品中常用的双线结构和精心照应，则使他的思想观念和美学观念表达得更加充分明确了。

列宁曾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安娜·卡列尼娜》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俄国资产阶级改革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图景，从安娜对社会的生与死的抗争中，我们不但能听到追求个性解放的情感呼声，而且能听到俄国19世纪社会革命的历史回音。

江 宁 康

—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妻子知道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就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她，这个永远忙忙碌碌、心事重重、被他认作头脑简单的陶丽，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惊讶、绝望和忿怒的神色瞧着他。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想到这情景，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蠢相。

他当时的感觉就象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似的。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奥勃朗斯基对待自己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装作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今年三十四岁，是个多情的美男子；他的妻子比他只小一岁，却已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现在他不再爱她了，这一层他并不后悔。他后悔的是没有把那件事瞒过妻子。

尽管奥勃朗斯基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家里几乎人人都站在他一边，就连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这个老保姆，也不例外。

“您去一下吧，老爷，再去认个错。也许上帝会赐恩

的。她太受罪了，人家瞧着她都觉得可怜，再说家里闹得颠三倒四的，也不是个办法。老爷，您得可怜可怜孩子他们哪。去认个错吧，老爷。有什么办法呢？玩出事情来了……”

“她不肯同我见面呢……”

“您只要尽心尽力就行，上帝是仁慈的，老爷，您一定得祷告上帝，祷告上帝。”

“好的，你去吧，”奥勃朗斯基突然涨红了脸说。“来，让我换衣服，”他对马特维说，随即利索地脱下晨衣。

陶丽穿着短袄，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面找东西。她从前那头浓密的秀发，现在已变得稀疏难看，用发针盘在脑后。她面颊凹陷，那双惊惶不安的眼睛由于脸瘦而显得格外触目。房间里乱七八糟，到处摊着衣物。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下来，眼睛盯住门，竭力装出严厉而轻蔑的神气，但是装不象。她怕他，怕此刻同他见面。她正在试着做三天来已经试了十次的那件事：把准备带到娘家去的孩子们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清理出来，可她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会儿，又象前几次那样，她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因循下去了，她得想出一些办法来惩罚惩罚他，羞辱羞辱他，哪怕只让他稍微尝尝他给她的痛苦滋味，也算是对他作了报复。她老说要离开他，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无法不把他看作自己的丈夫，无法不再爱他。此外，她觉得既然在家里都照管不好五个孩子，一离开家，到了外面，就更管不好。事实上，这几天最小的孩子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肉汤病了，另外几个孩子昨天一天简直没有吃上饭。她知道离家是不可能的，但她还是欺骗自己，继续整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一看到丈夫，她伸手到衣柜抽屉里，仿佛在找寻东西。等他走到身边，才回头向他瞧了一眼。她原想摆出一副严肃果断的样子，结果却露出困惑痛苦的神色。

“陶丽！”他怯生生地低声说，把头缩在肩膀里，竭力装出驯顺的可怜相，但还是显得容光焕发，精神饱满。

“哼，他倒得意！”她想。“可我呢？……他那副和颜悦色的样子真叫人讨厌，可大家还因此喜欢他，称赞他；我就是恨他这副样子。”

“陶丽！”他说着哭起来。“看在上帝份上，想想孩子吧，他们是没有罪的。我有罪，你惩罚我好了，让我来赎罪吧。只要办得到，我什么都愿意干！我有罪，我确实罪孽深重！可是陶丽，你就原谅我吧！”

她坐下了。他听见她沉重的喘息声。他说不出有多么可怜她。她几次想说话，可是开不了口。他等待着。

“我讨厌你，我恨你！”她嚷道，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象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没有良心，不知羞耻！您卑鄙，讨厌，您是个外人，是个十足的外人！”她又痛苦又憎恨地说出连她自己也觉得可怕的“外人”这两个字。

“陶丽，你让我再说一句。”

“您要是跟住我，我就叫仆人，叫孩子！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无赖！我今天就走，您同您那位姘头住在这儿好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用手擦擦脸，悄悄地从房间里走出去。

奥勃朗斯基凭着一点小聪明，在学校里书念得不坏，但

他常常偷懒，又喜欢淘气，因此毕业时名次还是排在末尾。他生活放荡，年资不高，却在莫斯科官厅里担任一个体面而俸金优厚的官职。这个位置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部里身居要职，奥勃朗斯基的官厅就隶属于他那个部。不过，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位置，奥勃朗斯基通过其他许多亲戚——兄弟、姐妹、从表兄弟、从表姐妹、叔伯、舅父、姑妈、姨妈等——的关系，也可以弄到这个或类似的位置，每年约莫有六千卢布俸金。他需要这笔进款，因为他的妻子虽说有大宗财产，他自己经营的事业却总是很不顺手。

凡是相识的人，奥勃朗斯基差不多都“你我”相称：不论是六十岁的老人还是二十岁的青年，是演员还是大臣，是商人还是侍从武官，他都一视同仁，因此在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他都有许多老朋友。这些处于社会两极的人，要是知道通过奥勃朗斯基的关系，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的东西，准会感到惊奇的。他会跟随便什么人一起喝香槟酒，凡是同他喝过香槟酒的人，他都同他们“你我”相称。

列文乘早车来到莫斯科，住在他异父同母哥哥柯兹尼雪夫家里。列文跟奥勃朗斯基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彼此“你我”相称也并非只因香槟酒的缘故。列文从小就是他的同伴和朋友。他们尽管性格不同，志趣各异，却象一般从小就熟识的朋友那样感情深厚。不过，他们也象一般行业不同的朋友那样，对对方的工作，口头上也会谈论并表示赞成，心底里却总是鄙薄的。各人都以为自己所过的是唯一正确的生活，而别人却在虚度年华。奥勃朗斯基一看见列文，就忍不

住露出嘲弄的微笑。他看见列文从乡下来到莫斯科不知有多少次了。列文在乡下忙忙碌碌，但究竟在忙些什么，奥勃朗斯基从来不很清楚，而且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来莫斯科，总是情绪激动，慌慌张张，手足无措，又因自己这种窘态而恼怒，而且对各种事物往往抱着人家意料不到的新观点。奥勃朗斯基对他的这种态度又是嘲笑，又是欣赏。同样，列文心里也瞧不起朋友这种城市生活方式和他的职务，认为他办的公事根本没有意思，因而经常加以嘲笑。所不同的只是，奥勃朗斯基做着一般人都在做的事，笑得很自在，很淳朴，而列文却笑得不自在，有时还有点气愤。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奥勃朗斯基说着走进了办公室，这才放下列文的胳膊，仿佛表示这里没有危险了。“看见你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他继续说。“你说说，你好吗？过得怎么样？几时到的？”

列文不作声，打量着奥勃朗斯基那两个同事陌生的脸，特别注意到文质彬彬的格里涅维奇的两只手。这两只手的手指那么白皙细长，尖端弯曲的指甲那么焦黄，还有袖口上的钮扣那么大那么亮，仿佛把列文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住了，使他无法自由思想。奥勃朗斯基立刻发觉这一点，微微一笑。

“谢尔巴茨基一家怎么样？没有什么新情况吧？”他说。

奥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脸上微微一笑，眼睛里闪出愉快的光芒。“没有什么变化，可惜你太久没到这儿来了。”

“哦，出什么事了？”列文恐惧地问。

“没什么，”奥勃朗斯基回答。“我们以后再谈吧。你

这次来莫斯科到底有什么事？”

“嗯，这个我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回答，脸又红到耳根了。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贵族世家，彼此交谊深厚。他们的关系在列文读大学时更加深了。列文同陶丽和吉娣的哥哥，谢尔巴茨基公爵少爷，一起准备应考，一起进了大学。他经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并且爱上了他们一家人。看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列文确实爱上了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姑娘。列文已经记不起他的生母了，他唯一的姐姐又比他大好多岁，因此正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他初次看到了有教养的名门望族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他由于父母去世，早就丧失了。他们家的每个人，特别是姑娘，他觉得仿佛都披着一重诗意盎然的神秘纱幕，他不仅看不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缺点，而且隔着这一重充满诗意的纱幕，他还感觉到他们都赋有最崇高的感情和完美无瑕的品德。

他这个出身望族、算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在别人看来真是太容易了。他可能立刻就会被看作是一个理想的夫婿。但列文正在热恋中，他觉得吉娣是个十全十美的姑娘，是下凡的仙女，他自己则是个庸夫俗子，因此简直不敢想象，别人和她本人会认为他能高攀得上。他这人已经三十二岁，却还没有固定的事业和社会地位，他的同辈，有的已是上校和侍从武官，有的当上教授，有的做了银行行长和铁路经理，有的就象奥勃朗斯基那样当上政府机关的长官。可他呢（他很知道他在人家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个地主，只会养养牛，打打大鹑，盖盖仓库，也就是说，是个毫无出息的傻小子。他所干的，照

社交界看来，正是蠢材干的事。

至于神秘而迷人的吉娣本人呢，她是不可能爱上象他这样相貌不好看而又才具平庸的人的。还有，他认为他一向对待吉娣的态度——他是她哥哥的朋友，因此待她就象大人对待孩子一样——也是他们恋爱上的一个障碍。他认为象他这样相貌不好看而心地善良的人，只能得到人家的友谊，而要获得象他对吉娣那样的爱情，就必须是个相貌英俊、才华出众的人才行。

据说，女人往往会爱上丑陋而平庸的人，但他不信，因为平心而论，他自己觉得，他也只能爱美丽、神秘而不同凡响的女人。

四点钟光景，列文感到他的心怦怦直跳，在动物园门口下了车，沿着小径向山上溜冰场走去。他知道一定可以在那边找到她，因为看见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停在入口处。

这是一个严寒而晴朗的日子。入口处停着一排排私人马车、雪橇、出租马车，还可以看到许多宪兵。服装整洁的人群，帽子被灿烂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在入口处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甬道上，在俄国式雕花小木屋之间，熙来攘往。园里的老桦树，枝叶扶疏，被雪压得低垂下来，看上去仿佛穿着节日的新装。

他沿着小径向溜冰场走去，一路上自言自语：“不要激动，要镇定。你激动什么呀？你怎么啦？安静些，傻东西！”他在心里这样责备自己。可他越是要镇定，就越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有个熟人看见他，喊他的名字，可是他连那人是谁都没有认出来。他向山上走去，那里传来滑下来和拖上去的雪橇链子的铿锵声、雪橇滑动的刷刷声和欢乐的人声。他